

符浩勇的诗

老街

老街卖日杂的
货栈还在吗
我在那里买过
不掺假的五分钱的黑酱油

老街那间伴着
鸡啼开门的腌粉店还在吗
我见到店主往碗里掂了三下
却只有两粒花生米

老街那个每天
守时营生的修表匠还在吗
时光的脚步
总踏不平凸凹斑驳的石板路

老街那个总是
把镰刀打得锐白的铁匠还在吗
我在城里——
常常打望高楼房顶变灰的瘦月

剃头匠

一个沉甸甸的匠字
那是他修剪不俗的手艺

端午前的飞刀
剃去的是疯长的流弊
七夕前的剪子
可以阻挡鬼魅的步履

他为康复出院的人
削去发霉的牵系
他为弥留病人
主持转世的仪式

他见惯了石匠为他人凿刻碑记
就像他的修剪手艺
从来不属于自己

柯芬莹的诗

瓷缘

酱釉残损,瓶口粗糙裸露
我还一眼认出——这是家乡
宋元磁灶窑远行的那一个

海岛的海湾,南海1号驶过
西沙华光礁1号沉睡了八百年
却在福船的隔舱里,终显原形
层叠的碗盘碟罐
故人的日常——

在星岛博物馆,与贝壳难分的
龙罐上,也畅想它的航线
居家的摆放,东南亚洋诸国
哪处没有它的情影婀娜

灯塔的余光里,火山岩与白浪间
触摸到阿姐妹鸟般的身形
多年飞赴如雁,不惧惊涛台风
可为何,在他乡展馆的旧物前
你也流连,眼泛波澜

翼果

你驭风飞行,平生奇绝
“九死南荒吾不恨”

掘井农耕,筑堂向学
一块松墨勾勒文章千古
一顶椰冠载酒快意恩仇

风起时,你是倾听者
力道大小,方向和持续时间
你都有敏锐的预感

拨开热带雨林的迷障
一片两片,多棱
都能成为翅膀,你为风代言
模拟出它的形状

贵州惠州儋州,都是你的功业
天涯有尽,波浪无色

抱树

未曾屈服于风烈雨狂
荒岛上锚定朝阳的方向
它的体内,必定住满海水

日复一日开拓的疆域
停栖在它的肌肤之上

与落叶交换沉积的跳动
流水画出海岛潮声起伏
与曾经南渡的族群音律相似

一粒盐铺平汹涌,一粒种子
从南半球移居北半球

王强斐的诗

柿染山村

晨雾漫过层叠的远山
青灰瓦檐压低了旧时光

白墙褪了色,静挨着炊烟
一缕轻白,慢悠悠攀上屋檐
老柿树站在村落的肩头
枯瘦枝丫托举满树红火

一树柿子,是深秋最沉的落款
把清冷的山野,烫出暖色
云雾流动,裹着老屋
裹着熟透的甜

人间不必喧哗
一树红柿,一院炊烟
就装下了整个故乡的安闲

山乡日常

溪水撞着青石,碎出白浪
轻缓的流水,漫过山野的安详

田埂边老牛缓步低头
青草托住慢悠悠的时光
旧屋错落,黑瓦土墙
门檐的红对联,守着朴素的
家常

奇峰矗立,岩壁苍劲
云雾在峰峦间轻轻飘荡
浓绿铺满山谷
把人间烟火轻轻安放

这里没有匆忙的车马
只有山、流水、耕牛与古村
一幅朴素的画卷
写尽了乡愁最本真的模样

月落江南

深蓝夜色漫过白墙黛瓦
一轮满月,悬在古镇的上空

疏梅斜出枝丫,缀几点嫣红
把清冷的月色,晕开温柔

石拱桥弯成圆满的弧
倒影沉在静谧的流水之中

窗根漏出暖黄灯火
轻轻揉碎一河星光

小舟泊在岸边,悄无声息
晚风掠过空寂的街巷

所有喧嚣都被河水收下
只剩月光、梅花、旧屋
和一缕漫上心头的乡愁

李相华的诗

莺歌海的月亮

曾经的月亮,仍在曾经的天上
曾经的夜晚,并无异样
曾经的月光,打在曾经的海上
悄悄地,在和浪花击掌

曾经的波浪,曾经的风
似乎更不愿意,弄出更多的声响
连岸上的繁华也有意躲藏

曾经的海鸟,或许早已收拢翅膀
曾经的夜空,看不见飞翔
曾经的灯塔,犹如曾经的誓言
曾经的帆影,消失在远方

曾经的月亮,照亮曾经的海洋
曾经的月光,把自己的影子拉长
曾经的我们,天各一方

风来,风往,只有曾经的礁石
有意无意,还在和海洋碰撞
而曾经的你,似乎还在

曾经的礁石上,以不变的姿态
守望着眼前的海洋

慧子的诗

月光记

月光自有去处,月光拂动
的万物,亦各有去处
一点点变轻的
是阳台上的栀子花
它移自山间,从容不迫的香气
仍是山野的气度

天空无比荒凉
恰好能让我看见月光的晃动
它滑向缄默的群山
像流水一样,倾泻在河流中
像明亮的雨水起于屋檐

如此良宵
人间并不诸事平安
我内心的空旷不可描述
那些消散的、丢弃已久的爱
和孤独
重新向我一一聚拢

山居记

眼前只有一条小径,像我们
唯一能获取的命运

车前草、牵牛藤安于低处的风
有人赶路至此
见一日将尽而不惊

小径尽头是芦苇丛,暮光
对它们的凝视
等同于我的凝视
我看见它们自身的光芒醒来
看见它们不朽的一生
将在此刻完成

谷雨

在静谧中,有鸟鸣
落在河面上
河面虽阔,却只盛得下三两声
丛生的野花等待剥落之手
花香涌向何处不可知
晨霏中,有人在滩涂上锄草
有人拿着竹竿赶鸭

我常想,这些紧贴河水的风
有无具体形象
它们从容的样子是否
让人感到羞愧

今日谷雨,河流清亮
适合鹭鸟优雅掠过
适合白云生发,适合轻颂

蔡晓芳的诗

在废铁站

现在,这些无用之物
被堆放在杂物间
不起眼的角落

它们被黑暗包围
被潮湿阴冷笼罩
有的身体已脱离自己
仿佛命悬一线的人
被锈色裹得严严实实

这些曾经喷出火星
身怀绝技的铁
能让匍匐的泥土站立成墙
让天空长出骨骼

却无法为自己
在绝处,掘出一寸光

其实,这没有什么

骤降的气温,没有任何预警
冷风裹进高高竖起的衣领
呵口气,连空气都结着冰
身体里的冷,和身体外的冷
是一样的

其实,这没有什么
冬天不会对你有恻隐之心

我这个从小多愁善感
遇事就不知所措的女人
也该抱着一地白色的忧伤
学会泰然自若

请原谅

院子里的百香果开花了
白紫相间的花冠
像提裙的少女,带着光晕旋转

我曾笃信——每次绽放
在冬天到来之前
都该结有一颗爱情的果

可这总与我的期待大相径庭
那些被秋风甩进泥土的花苞
它们细弱的根须,还学不会
抓牢
这摇摇晃晃的人间

而我这束手无策的人
只剩哀伤,像迟来的雨
悬在半空——
始终落不下来

杜权龙的诗

夏日诱惑

一簇簇羞红的脸蛋
先是躲在绿叶后
然后又争先恐后跃上枝头
叽叽喳喳交头接耳

谁家的少儿郎从树下经过
夏日的骄阳
已勾起这满园荔枝的心火
一颗颗随风摇曳的红果
宛如情窦初开的少女

有谁能抗拒这甜蜜的诱惑
伸手捋来,轻剥红罗
玉雪肌肤如落入凡尘的妃子
让人禁不住咬上一口

从此王侯将相,皆醉忘返

异国中秋

是月在奔走,还是云行色匆匆
圣马丁教堂的钟声响起
似乎敲醒你,这是异域的天空

伯明翰的街头
鸽群扑棱棱落入人群
觅食中与人类无拘地亲近

夜充斥着巧克力的诱惑
唯有头顶那轮明月
慷慨地洒向万物

维多利亚广场上
肤色各异的少男少女
踏着英伦摇滚乐的鼓点

加斯街码头边的
酒吧里,杯盏交错
偶有金发女郎,迎面一笑
充满魅惑——

只是不见中秋的灯谜
也闻不到月饼的香浓
此刻,我手捧莎士比亚诗集
满眼却是江南水乡的唐风宋雨

李莉的诗

菊根

庭院里菊花开时,新茶沸着
从每一缕香中截取陶公的影子
试着在一首诗中与陶公相遇

风雨记得,竹篱倾斜的曲线下
有陶公残存的菊根
菊花在寒霜斗艳,蜜蜂
不会追着一只彩蝶远去

站在山坡上看脚下菊黄
曾有的执念被染成了诗行
题写在陶公的东篱菊上
有吴昌硕墨菊图的风骨

风沿着田园诉说秋日私语
采一束菊花插在陶罐
抚着无弦琴,陋室塞满余香

目光被拓宽在岁月长河上
土地重启菊根古老的基因

远翔的诗

云洞图书馆

一朵漂泊的云不再赶路
牧云的人走了
把它留给了整片海滨
知识的海洋
和文明的期许足够沉重
凝固的云才有了思想和生命

风声潮声远海椰林
静谧的云洞最适合探索
时光的隧道
时而幽暗时而光明
草香茶香书香
时间在咖啡的思绪里沉浸

走进来的,是人间的流云
走出去的——
是这个城市的大海星辰

刘衍的诗

椰风漫过

炽热的阳光泼洒大地
独自行走在海南的疆土
当椰叶摇动无边的盛夏
你奔赴古港、黎寨、旧迹……

亚龙湾铺开明净的海水
新盈港停泊渔舟的朝暮
在天涯海角,触摸岁月留痕
把山海风物,收进诗行深处

多年之后再归来
旧岛已经变迁
营房崛起,跑道伸向云天
当年亲手栽种的椰子树
早已消失在时光的尘烟

潮起潮落不曾遗忘过往
海依旧是当年那一片蔚蓝
有些生命被风尘掩埋
但诗歌,会在浪涛里弥久流传

翁书彪的诗

河岸边

河水的马拉松,咕噜咕噜
旋涡的小嘴在饮水

被一根弯曲的脐带系着
河岸躺卧着,安静如胚胎

石头像蟹眼一样张望
什么也没有发生,除了在梦里

泥土的手艺绣出了
蜣螂菊的细密画

燕鸥飞来飞去,甩下
音调不变的预言——
“好啊! 好啊!”

日子像一个银行家
不露声色——
在计算和积攒着数字

此心安處是吾鄉

翁书彪

丙午春於東坡書院松韻書

翁书彪

裕明 字

主办: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海口市文联
审核: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编委会